

Umaq 家屋的守護神

朱連惠 Tjuai Tjakisuvung*

摘要

本文介紹了筆者 2018 年回到故鄉古樓社探訪的經歷，並介紹了古樓社的歷史背景、排灣族傳統家屋和家族活動等相關知識。Kuljaljaw (古樓社) 是日治時期最大的原住民部落之一，但由於日本政府的集體移住和遷村政策，這個聚落逐漸被人遺忘。然而，祖先口耳相傳的創始故事及代代相傳的祭典文化等成為後代追憶這個發祥地的重要依據。

筆者回到故鄉探訪時遇到山區崩塌問題，但最終順利找到了石板家屋。排灣族傳統家屋多以石板為主結構，日治時期的調查中得知排灣族家屋的內部陳設分成內庭和房室，佳屋內的主要擺設有床鋪、爐灶、墓穴及各種棚架等，筆者也在踏查中發現神龕、廁所兼豬圈區、排水溝、祖靈柱、內外雙走廊等。

排灣族人會把臍帶塞在家屋門簷、石板牆縫間或屋頂芒草葉之間，族人相信臍帶會變成壁虎和 qumaqan (家屋神) 一起保護家屋。

通過親身體驗和相關知識介紹，筆者希望讓讀者更加了解古樓社和排灣族文化。希望透過每一次的復返行動，回家的路愈來愈順暢，未來有一天家屋能重建，後代子孫能自信的自我介紹：paywan a ken 我是排灣族，a se kuljaljaw 我是 (古樓社) 的子孫。

關鍵字

umaq 家屋、qumaqan 家屋神、kuljaljaw 古樓社

*臺東縣金峰鄉介達國小 教師

Umaq 家屋的守護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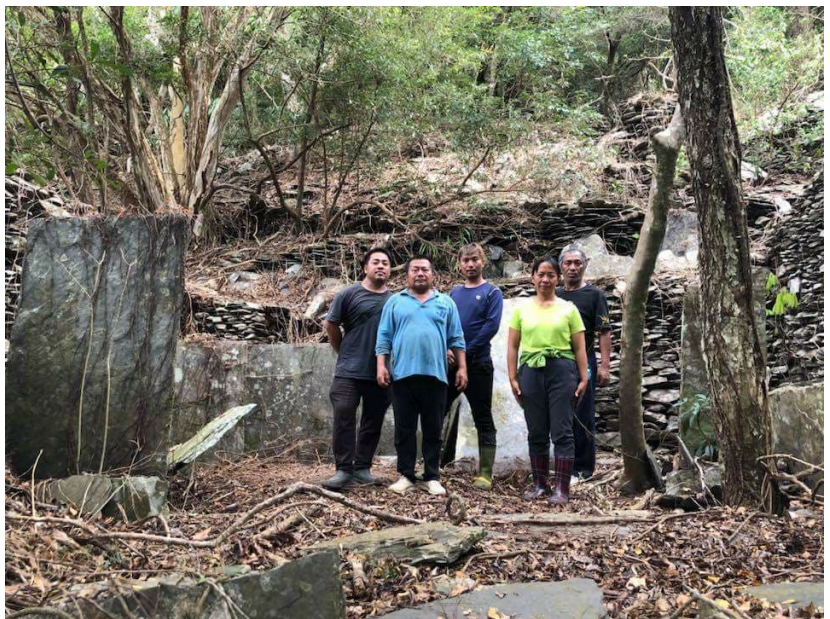
朱連惠 Tjuai Tjakisuvung

前言

Kuljaljaw（古樓社）是日治時期規模最大的原住民部落，也是筆者父親和母親出生的故鄉，位於七佳溪上游支流西側，海拔約 1150 公尺的急傾斜坡地上。日治時期的理番計畫中，於 1919 年開始推動集體移住政策。藉此計畫日本政府強迫 Kuljaljaw（古樓社）居民遷往金峰鄉及達仁鄉各村，順理成章的分化了當地 mamazangiljang（部落領袖）的勢力。1941 年，十歲的父親和五歲的母親隨著家人離開了故鄉來到中央山脈以東的土坂村。母親記憶中最後一次返回是大約 16 歲結婚後，要將喜訊通報給仍留在當地的親友。

戰後初期，國民政府延續日治時期的遷村政策。1957 年，再次強迫仍留在當地的居民集體遷徙至來義鄉新古樓村現址。從此之後，這個曾經令日本政府畏懼，有將近四百戶石板家屋的古老聚落漸漸被人遺忘。也因為最後一批居民遷徙到來義鄉，這條穿越句奈山，聯繫大竹溪流域和七佳溪上游各部落的橫貫道路，從此淹沒在荒煙漫草裡。所幸，祖先口耳相傳的創始故事，及代代相傳的歲時祭儀、五年祭儀等成了後代追憶這個 vinqacan（發祥地）— Kuljaljaw（古樓社）的重要依據。

2018 年，筆者第一次回到 Kuljaljaw（古樓社）。我們試圖循著祖先的足跡，沿著大約 20 公里長的大竹溪往上溯源，從句奈山山腳進入山區後開始尋找這條母親記憶中的通路。可惜在歷經莫拉克、海棠等造成南台灣重大災害的颱風侵襲後，句奈山南面已嚴重崩塌無法繞行。我們只能上到稜線往句奈山三角點爬行，再尋找緩坡面慢慢往七佳溪谷下切。或許是祖先庇佑，第三日我們順利找到一棟又一棟的石板家屋。平安回到土坂家後，母親問我有沒有在家屋裡看到壁虎。詢問原因才知曉嬰兒出生的時候，排灣族人會把胎盤埋在家屋裡面，留下的一小段的臍帶會在約二至三天自然脫落，家人則會把脫落的臍帶塞在門簷、石板牆縫間或是屋頂的芒草葉之間。待嬰兒的糞便已由深黑的胎便變成正常顏色，家人會把嬰兒帶到門口見陽光，告知 naqemati qadaw（創造萬物的太陽）這個嬰孩正式成為人，並祈求賜福。臍帶會變成壁虎，當住在家屋裡的人都離開之後，壁虎仍會留守這個家屋，和排灣族相信的 qumaqan（家屋神）一起保護這個家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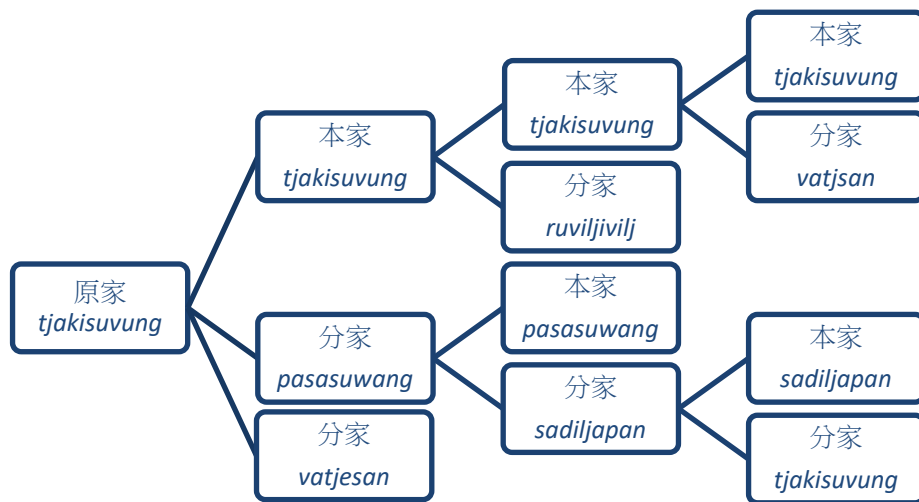


2018 年和家人第一次回到 Kuljaljaw（古樓社）

Umaq 家屋/家名

「*umaq*」從其字義來看指的是居住的處所。排灣族傳統家屋多以石板為主結構，有些地區則因應地方現有建材而使用木材、竹子與茅草等。日治時期的調查中得知排灣族家屋的內部陳設分成內庭和房室，從入口進入後主要擺設有床鋪、椅櫟、墓穴、廚房、廁所、穀櫃及各種棚架等（蔣斌 2004：228-230）。除了上述擺設，蔣斌（2023：26-28）在中北部來義村的紀錄中，及筆者在 *Kuljaljaw*（古樓社）的踏查中，還發現神龕、廁所兼豬圈區、排水溝、祖靈柱、內外雙走廊等。

排灣族在新建立家屋時會為其命名，除了可以識別是哪一棟，有部分意義是這個家屋成員的姓氏功能（鍾興華 2010：116）。其用法會在名字的後面加上家名，例如筆者介紹自己時，會先稱呼自己是 *tjuai*，接著會提到是 *a lja tjakisuvung* 表示來自 *tjakisuvung* 這個家。如此對方便能理解是哪一家的家人，或是也可以判斷是哪個家族的子嗣，甚至從家名判斷其階級地位。然而排灣族的繼承制度也會影響家名的命名原則，宗家是開創家族的源頭，長嗣是宗家家名的繼承者及延續者，其所成立的家庭則成為本家的後代，而餘嗣因為分出而成立新家，各分家建立新屋時，便得以接受所賜予的名字（鍾興華 2010：P119）。新建家屋的子嗣則以此家名為識別。



umaq 之於排灣族不單是一個建築物，或是我們居住的處所，排灣族人為其命名，以此名識別且延續、繁榮家族。蔣斌更從排灣族室內葬的習俗，認為 *umaq* 「基本上是家屋這個建築物，以及家屋座落的地點。同時由於傳統上實行室內葬，家屋又與墳墓合而為一。*umaq* 是每一個排灣族人生時所來之處，也是死後回歸之處。」（蔣斌 1995：169-203）

Qumaqan（家屋神）

在新屋完成時，屋主除了接受村落族人祝福，及耆老為其命家名，並且在屋內安放 *qumaqan* 代表該新屋已是完整之獨立家屋。筆者在土坂村落周邊的遺址發現排灣族家屋內庭正面的石牆中，會留下一個四方的 *tavitavi*（神龕）作為 *qumaqan* 的祭品擺放處。現在土坂村人因為都已改建為鋼筋水泥屋，*tavitavi*（神龕）演變成以竹筒或木盒等代替，也有些家庭因為改宗而可能在客廳設置祖先牌位等。

石磊（1971：161）早期在屏東縣筏灣的調查報告裡提到 *qumaqan* 為「家庭守護神」。許功明（1994：125）則譯作「家屋的守護神」。蔣斌認為是家屋的「精髓」，是「家屋中的家屋」，除此，*qumaqan* 在絕大多數與人及小米有關的祭儀中都是接受祭品與祭辭的對象（1995：169-203）。胡台麗從經語解釋中認為「*qumaqan*」就像人一樣有生命、有名字，並且保護家人。因此在祭儀時，「*qumaqan*」已經是人（神）格化的元老、是有靈力的（1999：1-27）。

在日治之前，排灣族一向是以室內葬來表徵與祖先為「一家人」（許功明 1994：125；蔣斌 1999：392-398）。筆者記錄 *tjumumalj*（祭告）祭儀的經語時發現，「*qumaqan*」亦可以是指在祖靈屋內的 *cemas*，是該家屋的創始 *vuvu*（祖先），同時又是 *puparisirisian*（擁有各種祭儀的行使權）。但其實「*qumaqan*」是從其字根「*umaq*（家屋）」而來，「*an*」為一後綴詞，表示一「處所」或「位置」。「*qumaqan*」在一般用語時是指家屋內或室內，是一種排灣族人對於空間的概念。當首席巫師在祖靈屋內祭告時，第一句就是「*kemasi qumaqan*（從原家的）」，筆者訪談的祭師 *sa Dremedreman*（1933.10）解釋「所有的祭儀一定要從 *qumaqan*。」從空間的角度來看，它是所有祭儀的出發點，並由此往 *casaw*（外面）延伸。

「*qumaqan*」指的不僅是 *cemas*（神祇），也可以是包括「該家屋（族）的 *vuvu*（祖先）」，也就是創立該家族始祖。

復返之路

當部落耆老逐漸凋零，而新一輩的族人漸漸遺忘「*umaq* 家」之於排灣族的意義時，筆者焦慮後輩對家族的情感及向心力將逐漸淡化。那個埋有祖先肚臍及骨灰，祖先守護著的家屋也無聲無息的隱身在山林裡。當女兒問起，*vuvu*（外公、外婆）出生的家在哪裡時，我竟無法描繪家屋的樣貌，更遑論向其說明祭祖，或是 *maljeveq*（五年祭）召喚祖靈時，那個面朝的西方究竟是在哪裡？書籍中載滿了有關 *kuljaljaw*（古樓社）的傳說、祭儀及輝煌年代，但近七十年的部落記憶中，居然沒有後代子嗣復返的紀錄。

感嘆之於，筆者和家人決定「回家」一探究竟。2018 年成功地回家的經驗，也鼓舞筆者的家人開始每一年的回家計畫。2019 年我們改由屏東縣來義林道返回，這次我們找到了埋有父親和母親肚臍的家屋。2020 年，筆者家族約 20 人由大竹溪上溯，我們找到祖父攜帶家人東遷時短暫居住的耕地小屋。完整的家屋結構、烘芋窯、一階階具防洪功效的芋頭田、採石場等，像是世外桃源的座落在在句奈山的東側山腰。2021 年，筆者第一次帶女兒從來義林道回到 *kuljaljaw*（古樓社）。隔年我們再次踏上祖先來時路，這趟復返之路筆者已經從隨隊者變成帶路人。一路上祖靈的庇佑，我們恰巧避開了土坂正下著的雷雨。第二天進到 *kuljaljaw*（古樓社）的耕地時，太陽雨洗淨了我們帶來的污穢，從雲層中透過的光線讓我們在狹窄的稜線上得以安全的一路下行。第三天我們再次踏上這個既親切卻又陌生的領域，身體的自動導航系統讓我們不用再依賴 GPS 上的行跡，很快地我們再次回到家屋，再次的告知「我們回來了」。



大竹溪岩壁上的熊鷹指引著我們回家的路

每一次復返之「路」都有難行之處，難在山的地質正快速崩壞；難在上一回的足跡又再次淹沒在草叢中；難在族人無法戰勝對山林的陌生與恐懼。但每次該回家時，我們總是默契的彼此詢問回家時間。雖然離「回家住」仍是一段漫長路，但我們深信每一次的回去，「家」就能漸漸恢復原貌。每一次的回去，筆者更能具體的描繪出那曾經住過千人的故鄉。更令筆者自豪的是，當女兒介紹著自己是 Muakay a lja Ruviljivilj 時，她也可以自信的說我是 se Kuljaljaw（來自古樓社）的後代。



回家的路有手足有女兒相伴



參考書目

1. 蔣斌等譯（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著 1921）2004 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五卷。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2. 蔣斌、李靜怡 1995 北部排灣族家屋的空間結構與意義。空間、力與社會。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3. 蔣斌 2023 家屋、貿易與歷史：臺灣與砂勞越人類學研究論文集。台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4. 鍾興華 2010 ngadang nua umaq na paiwan（排灣族的家屋名制）。第三回台日原住民族研究論壇會議論文。台北：國立政治大學
5. 石磊 1971 筏灣，一個排灣族部落的民族學田野調查報告。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之 21。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6. 許功明、柯惠譯 1994 古樓村的祭儀與文化。台北：稻香出版社。
7. 胡台麗 1999 儀式與影像研究的新面向：排灣古樓祭儀活化文本的啟示。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一。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